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第五辑

《预约死亡》 《生命通道》
《先锋》 《从此以后》
《家道》 《人走形势》
《房间与风景》 《逝川》
《沙盘城市》 《爱又如何》

'94中国小说精萃

舒楠 兴安选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I247.5
1763
1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第五辑

'94 中国小说精萃

舒楠 兴安选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94 中国小说精萃

舒楠 兴安 选编

责任编辑：马春辉

出版：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三河永和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1/32 850×1168

印张：14.625

字数：470千

版次：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 7-5048-2720-7/I·368

定价：（平）19.80元 （精）24.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及出版社调换）

编者的话

1994年的中国文坛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热闹情景。虽然这一年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中短篇创作不一定比往年有多少骄人的成绩，但这些小说却似乎比往年更有来历、更有说道，其原因就是那些颇有影响的纯文学刊物纷纷纠集人马，揭竿树帜，为自己刊物上发表的小说作品寻找更有意义的存在理由。于是，“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新市民小说”、“新都市小说”乃至“文化关怀小说”、“新闻小说”、“TV小说”等包含着不同层次概念的提法与名号，竞相涌现，由此形成令人瞩目的小说“命名”活动。而这些“命名”也从一个侧面预示了纯文学刊物对自身主体价值的强调——它不再甘于作品载体的被动角色，而试图在文学生产和传播过程中起到更为积极能动的作用。

在同一年度出现这么多文学革新的旗帜与口号的现象并不多见，与其说它们是对文学创作实际状况的总结，还不如说这些提法本身便构成了一种自足的社会现象，反映出文坛中人试图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参与并介入到急速变化的现实生活的一种热情与努力。把这些似有“新闻肇事”和“商业炒作”之嫌的举动与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社会生活背景联系起来，我们便不难看出：喧嚣浮

躁的商品社会映衬下的文坛越发显得寂寥与混乱；价值建构模式的重新确立突出了文人地位的失落与自信的丧失；消闲娱乐性及新闻纪实性报刊的走俏加重了纯文学刊物生存的危机；在无从确证自身的困惑与无奈中形成了文人的自恋情结等等；这一切都成为文坛需要从自身采取相应举措的动因。

当然，这些缺乏明确完整阐述的口号与提法并不能在更深入意义上影响作家的创作，但它至少表明面对社会的转型与“物的挤压”，我们的文学发展仍有它要解决的诸多症结：该寻求怎样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亲历性抑或新闻性？）以便“卷入当代历史”？新情势下表达情感世界的“新状态”会是什么样？“关怀”经济还顾及不到甚至是不可能顾及的人的“精神环境”，难道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题中之义吗？在物欲横流的大都市中逐渐形成的“中产阶级”和新生代的精神生活空间，当它不再仅仅是言情通俗小说的涉猎对象时，它的否定性力量体现在哪里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记住1994年的中国文坛。

从创作实绩上看，这一年中短篇仍有稳健扎实的作品。毕淑敏的《预约死亡》是一篇具有思想深度、每个人都值得一读的佳作。小说以“临终关怀”医院为其亲历的场景，在严谨客观地为读者描述了真实的死亡过程的同时，更以一个作家应有的人道情怀和真挚情感塑造了为维护人的尊严而尽心竭力的人们。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人物正是在肮脏与死亡的映衬下，显露着生命的美丽

与人性的优雅。尤凤伟的《生命通道》把人物置于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中去探寻人性的复杂和现实境况对人生命运的影响。对那些在历史与良心、道德与情感的天平上面临艰难抉择的人物，作品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徐坤的《先锋》对于十分了解近十几年来中国文化走向的读者来说肯定具有强烈的冲击力量。在这篇具有解构意味的小说中，作者不仅把握住了以“废墟画派”为代表的先锋文化的发展脉络，更以犀利的笔触调侃了他们的“草寇”行径，处处显示了作家的机智和表达的技巧。《玛卓的爱情》是北村改变自己的小说风格后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的一篇。探寻人生的终极价值，揭示物质化和欲望化的社会中，人的精神困境和他们的痛苦感受是北村这类小说的主要内容。人们在扪心自问“生活被我们弄成了什么样子？”之后，应该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拯救。

此外，刘庆邦的《家道》，蒋子丹的《从此以后》、《左手》，张欣的《爱又如何》，刘玉堂的《人走形势》，迟子建的《逝川》，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述平的《某》，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张卫民的《双兔傍地走》以及苏童、韩东、徐小斌、邱华栋、朱文、李冯等人的作品也是这一年度值得人们一读的作品。

乡村小说的创作是本年度文学整体景观中最令人遗憾的部分。虽然阎连科、何申、刘醒龙、关仁山、乔典运、张宇等乡土作家仍有作品问世，但面对九十年代以后农村现实生活所展露的更深层次的矛盾似乎缺乏深刻的理解与把握，因而就很难在其原来的创作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的拓展。

与以往一样，我们仍然要感谢《收获》、《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当代》、《钟山》、《作家》、《花城》、《人民文学》、《天津文学》、《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及《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北京晚报》等报刊以及广大读者对我们的一贯帮助和支持。

1996年3月

责任编辑 马春辉

封面设计 柳 梅

目 录

● 编者的话

● 中篇小说

预约死亡·····	毕淑敏(1)
生命通道·····	尤凤伟(51)
先锋·····	徐 坤(116)
玛卓的爱情·····	北 村(204)
家道·····	刘庆邦(292)
从此以后·····	蒋子丹(261)
人走形势·····	刘玉堂(158)
爱又如何·····	张 欣(362)
迷幻花园·····	徐小斌(403)

目 录

●短篇小说

逝川..... 迟子建(281)

邮轮停止冒烟了..... [香港]钟伟民(333)

房间与风景..... 韩 东(339)

沙盘城市..... 邱华栋(427)

●短章三题

牵手..... 范小青(439)

莲池老人..... 贾大山(444)

画屏..... 孟 晖(447)

●本年度推荐篇目..... (455)

毕淑敏 女,1952年生于新疆伊宁,后随父母迁居北京。1969年入伍,在藏北高原当兵11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1987年开始创作,1991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昆仑殇》、《女人之约》,散文和儿童小说集《婚姻鞋》等。现在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工作。

《预约死亡》是本年度最具分量也最具影响的一部小说,读这样的作品,其内容的强烈指涉作用会使我们忽略作家的亲历和体验的写作形式,而不得不把目光移向我们自身。

在当今文坛上,毕淑敏是一位始终以自己的创作关注并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优秀作家,当她用极富热情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临终关怀”医院的真实图景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幅幅濒临死亡的画面,而是死亡现象的背后所蕴含的人道精神和人性之美。

死亡,并不是什么哲学命题,而是人人不可避免的事实。虽然中国人向来忌讳甚至拒绝谈论死亡,但仍然要面对这如同生一样令人无法抗拒的最终结局。值得庆幸的便是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理性的生物,可以选择更为文明进步的死亡方式。缓释或者消除人们死亡时精神上的恐惧与肉体上的痛苦,让他们保持着人的尊严平静地迈向死亡,这样一种更为人道的死亡意识的确立与培养,对于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传统而只有混乱的天命观念的民族说来,显然具有超前和挑战的意义。

在作品中,作者以一个医生严谨客观的态度为读者描述了真实的死亡过程,更以一个女作家的身分,为我们塑造了充满爱心、为维护人的尊严而尽心竭力的人物形象,富有事业心的院长,后悔选错职业却又尽心尽责的齐大夫,在肮脏与死亡的映衬下越发显现出生命的美丽与优雅的护理员小白……正是他们精心卫护着垂死者,把人道的精神铺到个体生命的临终舞台。

对他人的爱护与关心,也是对自身价值与尊严的肯定,更是对人的生命的超越。

小说刚柔兼具,细腻的笔触与恣意纵横的议论,柔美缠绵的故事片断与气势不凡的整体构思,显示了作家宽广的人道胸怀和细致入微的写作功力。

淡蓝色卡片。病危通知单。

夫接过它,眼睛忽而大忽而小地凝视着。因为夫的面色偏黄,在蓝光的辉映下,显出绿来。

姓名 毕淑敏 年龄 70 性别 女 籍贯 山东

诊断 肝癌晚期

.....

夫翻来覆去地检视着,好像在欣赏深秋原野上最后一朵矢车菊。

“开什么玩笑。”他说。

我说,“不是玩笑。是真的。”

他说:“什么是真的?70岁吧?肝癌吧?为什么要选择70?这是你的吉祥数吧?还有肝癌。就是一定要得癌症,就得别的癌好了,不要选肝癌。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病,是在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身上。是它把焦裕禄的藤椅扶手抵出了一个洞。”

我说:“70是上了诗歌的。杜甫语录。而且我以为70是一个界限。70以前算短寿,70以后就死而无憾了。至于肝癌,鉴于你这样不愿意听,我可以改为胰腺癌。”

夫说:“你饶了我最主要的是饶了你自己好不好?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些绝顶可怕的罪名折磨自己?”

我说:“这不是罪名,是病。况且,都一样。”

他说:“什么都一样?病是不一样的。感冒只会使我们趴在床上,可癌会使我们死亡。”我说:“你不错。你在给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当了近20年的丈夫之后,已经相当内行。有人是久病成医,你是久爱成医。”

他说:“我们不说这个话题好不好?我知道你最近在临终关怀医院采访,今天就弄了这个劳什子来吓我。我们离死还远着呢,我们还年轻。”

我拿起小镜子,照照他又照照我。屋里有许多镜子,可惜都像木板一样镶在固定的地方。我们每天走到那个角落打量自己,光线总是从特定的角度

照着我们。在朦胧的杳见里，我们总以为韶华依旧。

现在小镜子近在咫尺地逼视着你，你看得清岁月之网每一个绳扣。

夫说：“镜子老了。”

我从书包里往外掏磁带。精致的小盒子像一块块果酱夹心饼干，从我的手指柔滑地脱落。

夫从录音磁带的夹层里捻出一张张内容提示。这是我在偷录的间隙匆匆写就，潦草不堪。

86岁的痴呆病人叱骂医务人员。

五男二女要求拔下其母的氧气吸管。

英国临终关怀医学专家詹姆斯博士参观医院时的讲话。

.....

我把一盒磁带卡进音响，按下按键。

极为急促的呼吸声，夹杂着怪异的喘息。

“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吧？”我问。

“听说有一种XXX级的录音带，录的是人们造爱时的音响。可惜咱无缘见识到。这就是吗？”夫说。

“不要想入非非。这是一位垂危病人最后的呼吸。你或我或是其他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只是那时自己不一定听得清。人生应该完整，我怕你听不到，才特地录来这最后的华采。好好听吧。人和人其实相像，生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血污，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抽噎。明晰地知道这个全过程，该是文明人类的需要。”

他说：“你赶快把它关了，我拒绝知道。”

我指点说：“这是最后的叹息，其后就是永恒的沉寂。”

高保真的音响并没有听从我的预告，在那个老人艰难地呼出悠悠长气之后，是一声尖锐的汽车喇叭。临终关怀医院设在马路边。

“这里还有癌症病人痛苦的呻吟。”我说，换了一盘磁带。

“我不听。不听不听！”他斩钉截铁地说，甚至还用双手捂住耳朵。这个动作使他显得很幼稚。死亡使我们所有的人幼稚。

“你不要以为人们知道得越多越好。好奇心是有限的。我知道你是想写一篇有关临终关怀的文章，可是我要告诉你，没有人想看这样的文章，人们拒绝谈论死亡。”他索性走过去，锁住声音。

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们这个民族不喜欢议论普通人的死亡。我们崇

尚的是壮烈的死，惨烈的死，贞节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一个伟人，说，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以为世上就只有这两种死法。其实大多数的人死得像一块鹅卵石，说不上太重，但也不至于飘起来。

你可以拒绝一切，但不可以拒绝死亡。拒绝可以把世俗的一切圈在外面，好像一座荒凉的古堡。但死亡会大踏步地越过藩篱，镇定地挡住你的去路。

我决定探索普通人之死，看不看由你。

益寿司吉。

临终关怀医院的门楣上漆着这四字，大而红，像四只巨蟹。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几个字组合在一起，竟念成益寿吉司，觉得甚好。

这是执掌常人生死的一座殿堂。对，还是司局级的。

口字形的院子，镶玻璃的回廊。几十间病房，奶白色的雾气萦绕其上。一片静谧的院落里，晾着许多带蓝色条纹的衣裤，有尖细的冰锥悬在衣物的最低点。

我当过许多年的医生，我知道这个行当里的许多秘密。我决定不暴露我的医生经历，让医院的医生护士在完全不戒备的情形下自由发言，以便更客观更冷静地描述我见到的一切。

院长是一位中年妇人，身材娇好，但是头发散乱。这使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颇好。好的女医生多半不修边幅。假如她长得一般也就罢了，要是她天生丽质还不知珍爱自己，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依赖她的医术了。

“就这么说吗？”她看完我的介绍信，问。

“随便说。”我在衣兜里按了录音机。“要不我问您什么，您就答什么也行。您是怎么想起来办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医学生。我常常听到老医生对病人的家属说，回去吧。什么好吃就闹点什么吃。病人家属就乖乖地把病人推走了。我说，为什么不把他们留下来试一试呢？老医生说，医生医生，是只医得生而管不了死的。他们已经没有医治的价值了。做什么都要有价值，识别出什么病人有价值，什么病人没有价值，是医生经验的象征。年轻人，你慢慢摸索。我说，那他们怎么办？那些已经没有医疗价值可是还活着的人？老医生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人类的一个死角。后来我的经验渐渐地丰富了，我非常希望自己

把他们忘掉，医生的基本功训练之一，就是让自己的心灵逐渐粗糙。可是随着我见过的死亡越多，我越发现死亡是那样的不平等。我私下里做过一个调查，你知道人一般是死在哪里？”

“不知道。医院里吧？”我没多大把握地说。

“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说。可是严酷的数字说明，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死在医院洁白的病床上，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或是高干。一直到死，都有人服侍他们。普通的老人就没有这番待遇了。三分之一死在急救车里，家里的人发现他们不行了，赶快往医院运，铁皮的救护车就成了最后的归宿。还有三分之一的老人死在家里。可以说，假如你是一个平民，你多半是在没有医疗保护的情景下寂寞地死去。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作为中国人，我们画得不圆。”院长忧郁地注视着我，那目光分明是为我将来的死亡之地惋惜。

“所以您就创办了这所医院？”我避开她悲天悯人的视线。

“是的。很难。租房子，添设备，招人手……”

“这里一共有过多少人？”我问。

“你是说工作人员吗？”

“不是。我是说，这里一共住过多少病人？”

“几百人。”她说，“我们建院的时间还不长，今年会达到1000人。”

“所有的病人都……死了吗？”我说。

“是的。绝大多数的病人都去了。我们医院的平均住院时间是13.7天。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

“知道。就是说您这里的病人，基本上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全部死亡。”我说。

“您理解得很正确。他们全都去了。”院长看着苍凉的天空。今天天气不好，有极细小的雪花趴上了她的发丝。

“我们到病房看看吧。”她说。我跟在她的身后，向低矮的平房走去。在临推开病房门的一刹那，她停顿了一下，回头望了望我。我脸上的神色很泰然。多年行医的磨练，我不怕死人不怕鲜血不怕粪便不怕丑陋。

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深吸了一口气，好像人们要潜进深水时那样。毕竟我知道门里的那个世界和我们大不一样。

阴阳界。

生命像一只旧钩子，悬挂着我们的躯体。从我们降生的那瞬起，钩子就在时间的峭壁上承受重量。你的钩子结实不结实？不知道。随着我们身心的

渐渐膨胀，那个钩子像受了热的塑料渐渐伸长。当然，一般说来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不会戛然断裂。但它的韧度被风月磨损，当灰尘的重量越积越多的时候，终有一天，那钩子像水龙头口一粒将滴未滴的水珠，缩出颈子般的窄处。

钩子就要断裂了。

房间里摆着两张床，通常医院的模样。床上是空的。我想院长不可能随时随地掌握病床的周转，她误把我领进一间空屋。

就在我礼貌地准备退出的时候，我发现那床上其实是有人的。

我在心理上，已经预备了他们的瘦，但现实仍然令我震惊。

他们比骷髅还干瘪。骷髅是洗练而洁白的，棱角分明。他们连这种力度也没有，完全是枯萎的雪片。床单细碎的折纹，就是他们躯体的轮廓了。枕头上是一只空罐头盒，青灰色地塌陷着。有一些不很显著的洞穴点缀其上，我在其中两颗平行的洞里，看到绝望而平和的星光。

“您叫什么名字？”我问。

没有人回答。

“多大岁数了？”

“得的是什么病啊？”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锲而不舍地询问，一律没有回答。屋子里很暖和，强悍的气流冲击着暖气管的内壁，啪啪作响。

“他们不会回答你的，世界在他们心中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待上路。到远方去。”院长说。

也许是看我太急于和这些人交谈，在另一间病房里，院长代我发问。

“你们觉得好吗？”

“我84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一位老太太瘪着嘴说。“大夫常来，护士也常来。那些闺女叫我老祖。不用叫老祖，叫老太就行。都好，可就是不去。不去就拖累人。早去了就好。”她看着院长说，一副充满表现欲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她床头的诊断牌。老年性痴呆。

“这几句话并不痴呆啊？很逻辑，很完整。”我轻声对院长说。

“老人们也很要强。他们也像小孩似的，要在生人面前表现表现。刚才这几句话，把她一天的精气神都耗竭了，咱们走后，得昏睡一整天。她还记

得我是院长，一个劲地说医生护士的好话。挺可爱的。”

“您是说，她在痴呆之中，还记得讨好别人？”我说。

“是啊。这很正常。她一生都是一个小人物，她知道小人物该怎么过活。别的都忘了，这个不会忘。她到最后一口气都记着自己见什么人得说什么话。”院长说。

我们一间间屋子走过去，濒死的人是那么地相似。极端瘦弱，极端淡漠。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快速衰老。

回到办公室，院长说：“你不是问我有没有活着出去的人吗？我想起来了，有一个的……”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一个瘦瘦的男子走进来。他华贵的变色镜由于屋内昏暗的光线而逐渐变得清澈透明，更显出脸色的苍白。

他张了张嘴，没有出声。像一个剝去了肉的河蚌，干燥地敞着唇。

院长回答说：“没有。还没有。”

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走进来，问同样的话。院长都有同样的答案使他转身出去。相似的过程使院长先不好意思，抢先说了。

“可是，到底还要多长时间？”小伙子问。好像空气中有一条鞭子抽了他的脸，脸稀薄地红了。

“不知道。你明白这不是天气预报。就是天气预报也常常搞错，在预报晴天的时候下雨。”院长鸟瞰着这个已不算年轻的年轻人。成天接触的都是垂垂老矣之人，院长觉得自己足有几百岁了。她比所有的人都要老，比那些将要死去的人老，比他们的子女更要老上几辈。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没有人比你们更有经验的了。”年轻人固执地说。他平日没说过这么多的话。院长知道这种人一旦开始说了，他就会问个水落石出。

“是的。我们是比一般的医院有些经验，但它毕竟不是定律。生孩子是有规律的，比如月份减三加七。但死没有。你母亲的各项生命指征都正常。就是说，她虽然是架旧马车了，可还在缓缓地运行。等着吧。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等待。”院长很体谅面前的年轻人。当家属把他们的亲人送到临终关怀医院来以后，院长就觉得同他们有了一种亲属关系。

“等到什么时候？”小伙子急切地问。

“等到她精神突然好起来。眼睛会像涂了油似的发亮，说话充满感情。假